

“金峨大桥”寻访记

沈潇潇

6月10日下午，天气晴好，约了奉化作协、摄协双料会员郭宏尉去金峨村拍照。近年来，他开了个微信公众号《渔之乐拍拍写写》，以关注奉化历史人文为主，几乎天天更新，乐在其中。因奉化古桥在其公众号中占了相当比例，我在车上说：金峨村也有一座古石拱桥。他几乎不敢相信：整个西坞的古桥我都拍遍了，金峨村去过不知多少次，从没见过那里有古桥啊。我说：这座桥上了清光绪《奉化县志》，还被称为“金峨大桥”呢。他兴趣陡增，车也提速了。

到村后，先在金峨山上兜兜转转拍山景，再下山拍村景。眼看太阳将要下山，正是光影最佳时刻，我说：该去拍金峨大桥了。到了现场，郭宏尉对着桥的各个角度快门按得咔嚓连响，还不过瘾，经向村人打听，经桥畔大树下餐厅下到桥西已被封闭的溪里，这在我也是第一次。目光穿越桥洞向东望去，溪两岸绿树红花分外妖娆，不远处蔚为壮观的金峨阁迎面相对……在强烈的光线反差下，幽暗的桥洞弧线框住亮丽的美景，往相机视窗里一瞧，活脱脱一幅典雅扇面图！

古金峨石拱桥位于彭家池（金峨村中心村）西南村口，南北横跨发

源于金峨山的金茅溪，处于县道新金线上。宋元时此处溪中有汀步供行人来往，元末明初建成两墩三孔平板石桥。桥屡被山洪冲毁，清同治十三年（1874）又毁于洪水。彭家池周氏族人痛定思痛，发起修建石拱桥，得到村内郭氏和邻村大户的响应。费时经年，耗费银元数千，于光绪二年（1876）冬竣工。时《金峨拱桥重修碑记》记“桥长三丈又七尺，高丈九，宽丈四”。村人“金峨逸翁”作诗吟咏：“金峨巍巍入云霄，茂溪泛泛隔双峰。千锤万凿出深山，精雕细琢起虹霓。南北通途无坎坷，东西往来不遥遥。宁尔波涛抵中流，坦然沧桑浑自傲。”清光绪《奉化县志》载为“金峨大桥”，因桥在彭家池，又名彭家桥，当地人俗称“洞桥”。清光绪《奉化县志》载彭家池村名为彭家桥村，可见当时此桥名气不小。

这样一座处在交通要道上的古石拱桥，为什么许多人不知呢？石拱桥建成时如虹卧溪，确实显眼。到了20世纪60年代，为了便于手拉车通行，桥南北堍填高减缓坡度，拱桥就不太显眼了。到1997年县道新金线开建，桥两端坡度被彻底填平，变成了公路平桥。前年，为建造金峨驿站等设施，桥西侧溪面被钢构水泥覆盖。人们匆匆而过，已不太能注意到水泥路面下古拱桥的真

身了。

桥下光线黯淡，但仍可清晰看到桥体拱券犹如一张满弓，不见半点的松垮，足见当年建筑者的匠心。一座建于147年前的石拱桥上覆现代公路，车来人往，承受重压，至今还在为当下服务而默默无闻，这在奉化的古石拱桥中可能绝无仅有。对桥和建桥者，我顿生满满的敬意。

当发现桥西侧的石栏板上差点被钢架遮挡的“金峨桥”三个石刻大字时，我心里自是一阵惊喜，但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桥东侧拱券顶端嵌有向前伸出的镇水兽头部扁平石雕。镇水兽（又名避水兽）一般为蚣蝱（或螭），是传说中的龙生九子之一，以它为桥梁石雕寄托着建桥者镇水护桥的祝愿，同时在力学上又是加固桥拱的重要构件，称长系石或间壁石，俗称桥耳朵，这是古石拱桥常见标配。处于发现之兴奋中的郭宏尉当晚将古金峨桥的照片发给宁波一位姓缪的桥梁爱好者，缪先生感到非常惊讶和兴奋，因为一般古石拱桥洞的长系石是嵌在拱券两端的，而金峨桥长系石却嵌在拱券中央顶端。

次日一早，缪先生急不可耐地自驾至金峨村实地考察，回去后再征询桥梁专家，确认这在宁波古桥中是首次发现，具有特定的文物意

义。我打电话通报给金峨村党支部书记周康健，他非常高兴，说我们金峨村的文化底蕴更深了。他还告诉我：这长系石上原来还有石质经幢，现已丢失，旧时经幢里藏有经牒，旨在保佑过往行人的安全。到此时，古金峨桥的前生今世在我眼里彻底复活。

6月12日晚间，郭宏尉的《渔之乐拍拍写写》推出了图文并茂的《金峨山下金峨桥》，其中文字600余字。这座在奉化乃至宁波桥梁史上有自身特色却几近湮灭的古金峨桥就展现在更多人的面前了。

这里得补记一笔，以正清光绪《奉化县志》之误：志载“金峨大桥，邑东四十五里”，按此志的方位道路里至体系，参照周边地标方位里至，此定位无误。而在卷一记“东门支路一”时又记“……方门市（今方门村。市为集市之意），自此东南行，又折而东北，过沈村至云盖岭九里三分，又东南至金峨桥二里三分……”，即谓金峨桥在云盖岭东南二里三分，此定位有误。比对古今地图，金峨桥当在云盖岭东北十余里处。

那天，我们还拍了桥北堍东侧的一棵古樟树。古樟树高15米，胸围3.3米，树冠直径达18米，树龄比桥龄稍短，但也有115年之久。古树掩映古桥，可谓绝配。

田头拾遗

徐国平

近日在街头闲逛，路过一家画廊，进去参观了一下。发现有一幅《拾穗者》的油画。这幅画的原作我在法国旅游时，曾在一家著名的美术馆看到过。这是法国画家让·弗朗索瓦·米勒在1857年创作的作品，描绘了农村秋季收获后，人们从地里捡拾遗留麦穗的情景。画面人物形象逼真，真实生动，笔法简洁，色调明快柔和，凝聚着绘画大师米勒对农村生活的深刻感受。在画廊中看到的虽是赝品，但仿得还不错。

看了《拾穗者》，使我回想起小时候田头拾遗的件往事，记忆把我带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那些年代农作物收获的季节，也是我们小孩子捡拾田野遗留果实的好时机。每年端午节前后，当地农民开始收割大麦（当地种小麦的不多）。每天放学后，我和几个小伙伴会提着竹篮，到刚收割过的麦田里拾麦穗。成熟的麦穗很容易脱落，主人无暇顾及这些零星散落的果实，正好成了小孩子的“囊中之物”。虽然有些麦穗沾土带泥，但清洗后晒一下仍可食用。明初四杰之一的高启写的《看刈禾》诗中云：“农工亦亦劳，此日始告成。往获安可后，相催及秋晴。父子俱在田，札札镰有声。黄云渐收尽，旷望空郊平。日入负担归，讴歌道中行。鸟雀亦群喜，下啄飞且鸣。今年幸稍丰，私廩各已盈。如何有贫妇，拾穗犹惓惓。”描写了我国北方地区收麦的场景，其中就有贫妇拾穗的情景。当年我只有八九岁，每年这一季，也能拾到几十斤麦穗，用土法研磨成粒和粉，给家里补充粮食。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段，田里的洋芋（马铃薯）也成熟了。每逢星期天和假日（当时有农忙

假），约上几个同学，到已收获过的田里去捡洋芋。用一把锄头，在洋芋田重新挖掘一遍，重点是挖田头转角，把那些大小不等、残缺的、青涩的果实挖出来。这对十来岁的小孩子来说，属于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天挖下来，全身酸痛。但看到篮子里带着泥土、圆滚滚的洋芋，心里感到乐滋滋的，吃着自己捡来的果实，感觉特别美味。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金灿灿、沉甸甸的稻谷也在此时进入收割期。当时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农民用沙剪（镰刀）割稻，用稻桶（后用打稻机）打稻，稻草里也残留着不少稻谷，稻田里遗留的稻穗就更多了。学校发出了“颗粒归仓”的号召，给每名学生分配了上交一定数量稻穗的任务。还压缩了课程。农家子弟都回家帮着家里收种。我们这些非农家孩子大多时间就是到田间拾稻穗，除了完成上交任务外，其余留下来自用。有些手脚勤快的同学收获满满，稻穗谷还可以用来做年糕。

当时除了拾稻穗外，我们还到十里路外的山下地捡番薯（红薯）。一把锄头一只篮，深挖细掘番薯地。挖掘到的多是细小的根茎，形如鸡蛋、鹅蛋，也有粗大的藤茎，运气好的还能挖到粗心主人漏下的整株红薯。

因为山下地路途远，来回不方便。我们中午一般咬几个生番薯作为中餐，吃了后继续干活。九月份正午，太阳还很猛，人人干得汗流浹背。有同学吟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倒也应及时应景应心情。

随着时代的进步，田头拾遗已成为历史。但粮食是宝中之宝，必须十分珍惜。当前在粮食收割、运输、储藏、加工等环节仍存在着浪费现象。在消费环节，餐桌上的浪费更加触目惊心。我们每人都要像拾穗者那样，珍惜宝中之宝，减少粮食浪费，端正饭碗，节约资源。

武岭的秋

羊口牛尾

我来武岭中学，立秋已过，处暑将至。空气中还带着夏的烦躁，却已透露出秋的风骨。

学校处在一条叫牌门南路的小巷子中，闹中取静。巷子不宽，可容两车并行。常有人力三轮车载着外地游客从门前经过，至校门口时，车夫必放慢速度，介绍说：这是武岭中学，是一所历史名校，其前身为蒋介石先生创办并命名的“武岭学校”，现在是省一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每一个溪口的车夫仿佛都熟谙学校的历史。

校门是向西开的，对面是蒋经国先生为纪念他母亲所建的慈园，虽然已成为旅游景点，一般并不对外开放。顺着校门口的中马路继续向西走五分钟，便是经堂南路。街面略显老旧，一街的梧桐树，两侧商铺，像极上世纪90年代奉化城区的惠政路。据说南京的一城梧桐树为一人所栽，这里的梧桐是否也是对故人的一种纪念？对于喜欢安静的我而言，流连经堂南路，仿佛穿越岁月的长河，重返幼时，是工作之余的一种放松休憩；年轻人可能更喜欢热闹，那可向南步行三分钟，便是游人如织的剡江边了。

秋意已露，校园的树木已不再是一片青绿，常有枯叶夹杂其中。清晨，学生到校的第一件事便是打扫落叶。但刚扫净不久便又有一两片新的落叶飘零在扫地人的头上，落叶又怎能完全扫完呢？朱子家训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儒家对晨起第一课业的要求，我想整理的并不仅仅是地面，还有人的精神和习惯吧。

学校建筑带着浓郁的民国风格。房子极方正，没有欧美建筑的曲线体态，气势雄浑刚毅。虽然楼高只有四层，但从墙脚根向上望去，总有“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的感叹。建筑还透着浓

浓的江南味和历史味，飞檐翘角、白墙黛瓦、瓦砖铺地。爬山虎是极顽强的，沿着光洁的墙面向上爬，把整面的外墙布满，连玻璃窗的边沿也不忘填上绿色，直爬上四楼的房檐，却又顽皮地把藤蔓垂下来，随着风儿荡着秋千。坐在办公室里向窗外看去，远山近阁、古树绿藤，常让人忘了这是学校，以为置身于风景绝佳旅游胜地。

不知是环境影响了人，还是人映衬了环境，武岭学子的脸上隐约也带着刚毅和顽强。比如学生的早晚读就很有特色，他们放弃了舒适的椅子，选择站着朗读，甚至走到教室外，走进清晨的冷风中，大声忘我地读背。在这沸腾的读书声中，冥冥中感觉仿佛有一种力量正从各个角落蔓延而出，凝聚而成，扑面而来。这是一种抗争命运的力量，一种脚踏实地的力量，一种让所有人敬佩的力量。

校园的中心位置，立着一块高达三米的校训碑，正面是“礼义廉耻”四字校训。管子《牧民》中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也许这就是学校精神力量来源的最好诠释！碑的背面，写的是学校的办学理念“人人皆人才，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王宝强在电影《八角笼中》把一群大山深处的孩子带上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吧。

夜色降临，校园复归宁静。秋夜的天空是素净的，无星无云，只半轮明月独挂中天，校园内的事物也渐朦胧成中国的山水画卷。而相邻房子上高啄的檐牙，在这朦胧中又突兀兀的露出来，错落有致，各抱地势，在月色的映衬下，构成了另一道古朴的景致。南唐后主李煜的代表作《相见欢》中的名句“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我总怀疑也是在这样的视角下写出来的。

真正如钩的，更可能是教室的屋檐，弯曲着挺立半空，钩住了天上的明月，也钩住了游子的心。



渔港落霞 樊恭鲁 摄

特殊朋友

原杰

“以茶为友”是人们喜欢说的，而我则不只是说说而已，与茶有长期、密切的交往。当然也不是跟所有茶交往，唯独对绿茶情有独钟。原因除了小时候喝过母亲采来的新鲜清明茶、看过当年公社茶厂里热腾腾的炒作、尤其是常置身于青翠欲滴的茶园，更主要的是绿茶符合我的审美与口味。

交友自然先要了解对方，最好能知根知底。自己从小与茶接触，知道绿茶是一个大家庭，里面有几十、上百个品种，约定俗成的便有十大名茶之称。当然，这个排位是动态的，如我了解到的最新十大品牌为：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白毫银针、峨眉雪芽、黄山毛峰、太平猴魁、安吉白茶、信阳毛尖、恩施玉露和六安瓜片。记得去年接到儿子送的碧螺春茶时，我突然奇想，在一首诗里把它和西湖龙井、君山银针、黄山毛峰比喻成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我每年茶的消耗量约三斤半，年开支定为3000元左右。为此，根据喜好和选择性性价比高的原则，近十年来主要选用三种茶。第一种是千元多一斤的本地曲毫茶。它汤色

清亮、口感淡甜，形状像盘龙，而我的老家裘村过去有小盘龙茶厂，据说两者有渊源关系。第二种是大堰白茶，尤其是其中的黄金芽。它汤色黄亮、茶气幽香，回味甘甜，真让人爱不释手！第三种是龙井。朴实老农摆放在小巷口、用尼龙袋包装的茶，由于是山里人自制，工艺不甚好，可绝对是明前茶或谷雨茶，价位在每斤五六百元之间。

当然，茶具的选择也是有讲究的。按道理，大名鼎鼎的宜兴紫砂壶最佳，但其实它更适合红茶、普洱茶。因为它有盖子，盖子一盖，便看不到汤色，嗅不到香气，甚至还会把茶叶闷黄、闷烂。这如同烧菜，锅盖盖上后，里面的菜很快会变黄。应该说，透明的玻璃杯也不错，可问题是玻璃杯导热快，烫手，不宜长时间把握……我最后选江西景德镇产的陶瓷茶杯。它通体玉白色、毫无瑕疵，不但可以看到里面的汤色、嗅到香味，而且还能欣赏水中的茶形。而茶杯外边描画的素雅兰草、荷叶，犹如锦上添花，起到很好的衬托作用。

而对将与茶融为一体、并激发它第二春的水，自己更是煞费苦心。关于用水，本来陆羽的《茶经》

已说得很明白：“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龙泉水，石池，漫流者上，其瀑湍湍激勿食之……其江水取去人远者，并取汲多者。”这说明用泉水泡茶最好，泉水要慢慢流出，而且含钙和镁化合物最少是最好的泉水。为此，我把普通的自来水文章做到了极致：在外面靠近自来水总管地方安装水龙头，这样既接近活水又少了家中自来水常有的铁锈味；用寻常的木柴水壶烧煮，目的是让开水沸腾的时间尽量长一些，让水里的氯与氟蒸发。而木柴是我闲暇时收集来的松枝、樟木和檫树等，用它们烧茶，那茶想想也该清爽、有芳香。

与白开水随渴随饮不同，也与约三五朋友去茶馆喝茶聊天有异，我喝茶有特定的时间、场景。一般午休后，从冰箱茶叶罐里取一小撮茶叶放入杯里，再端起热水瓶冲泡，而后回到房间，把茶放在桌上，人靠在床上（退休前是坐在办公桌前），看茶气缠绕、看茶叶舒展、看茶水慢慢变绿或变黄，而后发一会儿呆——自然这发呆也可理解为与眼前的茶水作无言的交流。十几分钟后，茶水凉了些便开始啜饮。啜一口看一本书，啜一口动一

下心思，或者啜一口翻翻书、点点手机页面……

最后不得不说到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常说“良师益友”，那么茶作为朋友，它有哪些“益”处呢？诚然，茶的益处是很明显的，稍加思索便能总结出三条：一是能让人神清气爽。半天工作下来、特别是午休后，总感觉头脑混乱、昏沉沉的。这时一杯清茶便让人精神焕发，因为茶里含有令人兴奋的茶碱；二是能延迟衰老。茶含有多种微量维生素，特别是茶多酚，能抗氧化，让人保持年轻态。本人退休多年，却少见白发、寿斑不显。记得多年前接待从北京来的一位著名诗人，我告诉她自己已快五十岁，可她仍在问同行者“这个小伙子……”三是能让人进入一种境界。诚然，喝茶是我一天中精神愉悦的时刻，感觉良好的时刻，思如泉涌的时刻……

就这样，几十年来茶已成为我的特殊朋友，而且在余下的岁月里，这种状况也不太可能改变。当然，退休后，工作上接触的人没了，范围缩小为亲朋。与此相吻合，现在来客送的精装茶少了，而往街上茶农摊头掏茶的次数则多了。